我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

仿佛刚刚还在济南中学里 听班主任 讲这个讲那个

在毕业的时候 心里记挂着爱情

却不得不远走

一瞬间又坐上班机 茫茫黑夜之中 向着陌生的城市滑去

在漆黑的小岭上 向对岸张望 什么叫做繁华

那个时候 心里想的是谁？

隐约是什么 却难再记起

然后 茫茫然就是美国

朝思暮想的美国

本以为是一段故事的开始

可是直到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 我才明白

其实这不是开始 其实

是故事的终结

算了吧

以一段奇怪诡异的相遇开始 必然以一段渐行渐远的飞行终结

我好像还记得回来的时候我写过什么

太平洋上 昏昼更始

繁星早逝 晨光泯灭

只我独自一人 再次张望彼岸的模样

昨天又是一场酒

本以为事寂无声

但是却没想到

竟让我差一点迷失心智

现在想想 其实酒精能催眠的 看上去是大脑小脑

实际上它流淌在每一寸血管之中 沉浸在每一个细胞之内

一瞬间 天地为之色变 整个世界都开始不稳

世界至暗之时

身体里只有痛苦 脑袋里一片空白

仪器插在身上 才知道生命真的脆弱至斯

即使现在安全的坐在距离那里一条街之隔的地方

每一个人看到我，谁能想到仅仅十余个小时之前

竟发生了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真的出事了？ 还是昨晚 一切都是梦境？

生死之间

生命从这里这样走过 我却不再有当时的感觉

父亲说 你以后别再喝酒了！ 母亲说 你爹都只能喝两三两 你怎么敢喝一瓶？ 你不要命了？

我想 我大概是没考虑那么多

实际上 父母生你养你到如今 你怎对得起他们？

对不起

对不起 又矫情了

只是一瞬间发生了那么多 又在我回神之前就匆匆结束 不能不引得出些许感慨

生与死 一字之差 千里之隔

记得当时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 他们问起我的事情 问起美国 又问起她

实难相瞒

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愿意承认她就是一个处心积虑想要利用我的人

也不愿意承认我就被她当成猴子 玩来耍去

但是 当他们真的提到这曾经 美国的日子

仿佛电影一般

一个个细节在我脑中闪现 我又记起来那些我以为我会忘掉的东西

好像事实就是那样 倒是他们预知了我的一切

仿佛他们还不曾看 便已经给我剧透了结局

我还能讲什么呢 也就只有看着杯中之物 一饮而尽了

左手手臂上 还留着红点 看上去就好像被蚊子叮了一口

手边上 心脏上贴的贴片还有粘性

但是它却不知 都发生过些什么

微信上留着一串长长的留言 但仿佛

也没有人去想现在的我又如何了

但是还是感谢它们 让我记起自己昨天都经历了些什么

小楼之上 把酒畅饮 诉说平日难言的苦衷

医院之内 护士捂着嘴对我说 快去挂号 记得先交费

医生说 别呆着了 快点吧 去抢救

醒来时 樊对我说 你感觉好点了么？ 可以回去了

就这样就结束了 迷糊之中听到许多好友在我面前说 这怎么了 怎么回事

少喝酒啊不知道吗。。。。。。

只有我知道 医生掀开衣服时 对我说你这会出人命的

我那时 内心的恐惧和无助

如果那时我清醒的坐在我旁边

一定会 泪流不止

好在昏过去了 呕吐的欲望把所有都挡在门外 来不及伤感悲情

来不及 顾念其他

还好一切都过去了吧

想想自己过去 飞过东南西北 跨过高山大洋

这一次 终于走到世界的边缘了

向后看 才发现其实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没有不能做的事 只怕你真的走到生命的最后

才后悔当初

好吧 日子还长 关卡还有很多很多

事情终归一件一桩

时间终究一分一秒

不知你

能否明白其中的道理

生死之间

看上去天涯海角

却不过一念之别

只想说 真心愿你成为优秀的人

或许以前我的想法该抛弃了吧

只是 我真的不想看着我十几年来一直坚持的东西 崩塌殆尽

虽然我承认这些海大的日子已然崩塌不少

但是还是超出了我预设的底线

不知道大三才有这么一天 是该高兴 还是悲哀

所谓成熟 大家都不过20出头 谁又真的能成熟多少？ 你说我幼稚

我真的那么幼稚么？ 你认为自己成熟

和白发长髯的老者比 又能成熟多少呢

如果把时间比成一条线

我还是相信 我们都只是刚刚开始

都还是在这条线的开端罢了

未来仍然很长 有些事 不要急着下定论

未来还久 不管遇到什么 听我说 亲爱的你

哪怕往前一步就是生死之隔

也不要放弃

因为 世界上只有人能击败你

没有人能击倒你

美好会遇到你的。

给我亲爱的21岁

2014.12.18